

5



徐恒进

上帝派來的人

上帝派来的人

徐恒进 著

•

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.5印张 182千字 插页2

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200册

ISBN7—80053—319—0/I·110

定价：1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集了中年作家徐恒进同志近期创作的《淡淡的，还是晚霞》，《上帝派来的人》等四部中篇小说。

作品从不同角度、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变革中各种人物丰富多姿的内心世界，展现了多层次的人际关系。其中有从拉关系、争角色等庸俗生活中解脱出来的京剧女演员；有面对挫折，不畏权势，勇敢追求新生活的农村寡妇；也有来往于妻子、情人之间，最终受到无情惩罚的青年作家。

作品情节曲折生动，人物心理刻画真实、细腻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目 录

淡淡的，还是晚霞.....	(1)
上帝派来的人.....	(73)
她在月色中消逝.....	(158)
炊烟.....	(220)
作者絮语.....	(267)

淡淡的，还是晚霞

天刚蒙蒙亮，她就悄悄地起来了。她睁开惺忪的眼睛，望着洒在床上的一抹桔红色的朝霞，心里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，她觉得很高兴，甚至是一种许久未有过的兴奋和甜蜜，但是到底为什么高兴呢，她自己又说不清。

她站在大衣柜的镜子面前，一边看着自己，一边慢慢地穿着衣服。紧身衣上有数不清的扣子，她系得有点手指发酸，但是她还是把它们一个个都系好了。紧身衣真紧，箍得她有点透不过气来，她知道过一会儿就会好的。她作了一次深呼吸，又把宽宽的腹带系在腰间。

她对着镜子，轻轻地活动了一下双臂，然后就伸出右腿，把脚搭在咖啡色的床头柜上。她用双手使劲地按着那条腿。

她的腿很美，也很有弹性，常常有人对她说，她如果不是从小学戏曲，而是去学芭蕾，一定会是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。

她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虽然嘴上总是说“哪儿呀”，心里却是顶惬意的。

她放下了右腿，又换上了左腿，一边用双手压着，一边轻轻地哼了起来。

“看小姐作出来许多破绽，
对红娘偏用着巧语花言……”

她的嗓子当年是很甜很亮的，她刚十岁就能唱整出的《红娘》。有一个周末，那位德高望重的市长，来到她们学校，看她们的业务汇报，她就是唱的这一段，她刚唱完了“巧语花言”，那位市长就带头鼓掌，演出结束后，市长还和她们全体学员照了相，市长亲切地把她拉到自己旁边。她至今还保存着那张珍贵的照片。

后来不知怎么搞的，她的嗓子就不那么好了，她由青衣改学刀马旦。她的功底是公认的，她们四年级的时候，老师给她排了一出《盗仙草》，当时差不多震动了全市，晚报上登过好几张她的照片。

她想试着踢个飞脚 屋里地方太小了。

她看了看表，差十分六点，早点铺已经开门了，她赶紧穿上那件军大衣，轻轻地拉开房间的门，又轻轻地走了出去。

另一间房门紧紧地关着，那里睡着她的丈夫和儿子。一想起丈夫，她的心头就袭来一阵痛楚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已经有好几天不怎么理她了，昨天晚上她想试着和他谈谈，但他推说头有点痛，早早就带着孩子睡觉了。

她端着小铝锅，一溜烟地向早点铺跑去。早点铺排着长长的队，没关系，反正卖早点的她都认识，她笑眯眯地跑到前边，卖货的姑娘冲她一笑，就把热烘烘的油饼，装到她的锅里了。她一转脸，发现后边排队的有好几个瞪着她，她笑了，冲那几个陌生人。那笑容颇为友善，说不上是歉意还是得意。然后就转身推门走了，高跟鞋在清晨的水泥地上留下一串清脆的响声。

她发现早点铺旁边新开了一个小铺面，大概就是这几天刚开的，门脸儿很漂亮，好象是卖冷饮的，门口贴着几张

画着酸奶瓶子、冰激凌盒子的广告画。小铺已经开门了，一个长得颇为秀气的姑娘，正睡眠惺忪地坐在柜台前面，一面看着她，一边打着哈欠。

她很想给儿子买一瓶酸奶，小家伙跟她要过好几次了。她从兜里掏出钱包，看了一下，又把钱包揣进兜里。

她继续往前走去，脚步似乎沉重了许多。

她把早点轻轻地放在厨房的煤气灶上，一手抓着一块油饼，另一只手提着那只乳白色的提包，又匆匆地下楼去了。

空气很潮湿，好象已经飘开了细细的雨丝，天空灰蒙蒙的。路边，有一个驼背的老人，正提着塑料水桶，给几株嫩绿的小杨树浇水。老人好象是个离休干部，戴着深度白边眼镜，头发虽然稀疏，但梳理得很整齐，颇有学者风度。这半个多月来，她和他每天早晨都在这几株小树旁边相遇，每当她走过的时候，老者必定放下手里的水桶，直起腰来，定定地看着她，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。她也必定冲老人点点头，报以一笑，然后又急急地向前走去。

车站上人很多，大概是好半天没来车了，有的人跑到马路中间，向远处张望，有几个青年倚在路边的栏杆上，翻着手中小小的英语生词本，有的兜里还揣着半导体，耳朵里塞着乳白色的耳塞。她总是遗憾自己文化太低，大概只有小学的水平。每当看见人家抱着书本，就禁不住有几分钦羡。

“师姐！”

她一抬头，一辆鲜红的日本双人摩托停在她的面前，骑摩托的是个胖胖的大个子，两只脚随便地支在地上。他摘下墨镜和头盔，笑眯眯地看着她。

这是她戏校的同班同学夏新华，现在和她在一个剧院工

作，学的是架子花脸，但是有好多年不上台了。

“上来吧！”他冲她说。

她迈腿就坐到了他的身后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她从来不跟他讲客气。

摩托车开得很快，路两边的小杨树、电线杆纷纷向后倒去，她觉得自己快要飘了起来。

“慢点儿，不要命啦。”

“没事儿，你揪住我。”

说实话，她真有点紧张，她两手抓住他的衣服，眼睛闭了起来。她觉得她真的飞起来了，周围是蓝色的云，红色的雾。

“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”她问。她知道他是全团有名的懒龙，通常不到九点是见不着人影儿的。

“接你来啦。”他说。

“你少跟我犯贫。”她说。

“巴结你这个大主演啊！”

“怎么，听说你也想演戏啦？”

“演戏？不。”他犹豫了一下回答说。

“有人跟我说，看见你在小树林吊嗓子。”

“瞎说，让我挂头牌我都不干，我受那份累干吗，给导演磕头，给乐队磕头，跟孙子似的，你瞧我现在这多痛快。”

她没有说话。

“我今儿是去给大华山张罗办班的事儿。”过一会儿，夏新华说。

“大华山？”

“郊区的，要办个戏曲训练班，什么也没有，想让各团支

援支援。”

“又是你扯的线。”

“没错，这几天我都是给他们奔。”他很得意，说着，一踩油门，车又飞快地向前飞去。

她看着他那宽厚的后背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他把她搁在马路边上，又“嗤”的一声开走了。前边就是她们的京剧院，浅褐色的围墙，围墙边上是一圈矮矮的冬青树，冬青很绿，远看象是一条绿色的飘带。大门旁边挂着一块一尺多长的牌子，上边写着“B市京剧院”几个字，她认得出这几个字还是那位老市长的手迹。围墙里边是一大片光洁的院子，院子中央是一座颇为壮观的五层大楼，楼门口一拉溜地摆着许多盆景，有令箭，文竹，吊兰，仙人掌，半枝莲，还有两盆君子兰，总是给人温馨、柔媚的感觉。在B市文艺界里，她们剧院是首屈一指的一流剧团，演员阵容雄厚，条件优越。这几年来，她们曾经访问世界十多个国家，都获得很大成功，这使她也很感到光彩，因为那些出国的人，大都是她的同学，有的是她的师兄师姐，有的是她的师弟师妹，他们和她们都很熟。但是她自己却一次也没有出去过，这使她一想起来，免不了又多少有一点醋意和痛楚。一种淡淡的忧郁陡地袭上心头，这使传达室的老余跟她打招呼她都没有听见。

老余当年是她戏校的老师，教过她一年青衣，后来离休了，不知怎么就辗转来剧院看了传达室，老余是个戏篓子，肚子里装着上百出的戏，她现在还短不了跑到传达室来找老余讨教。

传达室是这个几百人的大剧院的一块方外之地，离大楼几十米远，当官的是从来不进来的，就是那些大演员也很少

向这两间低矮的小屋抬抬眼睛；但是，这里却终日照熙攘攘，门庭若市，人们喜欢聚在这里。打电话（打那些在楼里不便打的电话），聊大天，骂头儿，说完了拍拍屁股，一走了事。所以有人说这儿是京剧院的联合国，消息最灵通，谁要升官，谁要下台，谁要出国，谁要收徒，这里经常发布最权威的消息。甚至连院长叫文化局剋了，哪个女演员不和她丈夫在一张床上睡觉，也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。

有人说老余是这“联合国”的秘书长，老余矢口否认。他说我不过就是给他们烧点开水，准备几张凳子。

眼下，老余正在生炉子，他一边往炉膛里搁着劈柴，一边看着她说：“听说了么？”

她一见老余脸上那善意的多少有点神秘的微笑，就猜到了几分。她赶忙趋前几步，贴在老余的耳边，故意嘟噜着脸说：“什么呀，您快告诉我呀，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也许从小是老余的学生，她在老余面前老觉得自己是个孩子，或者故意装出孩子样儿。

“我也没听说。”老余故意逗着她，脸上却有一种压抑不住的笑意。

“好老师，你告诉我，我上北京饭店去给你买好烟抽。”她已经拽着老余那套着蓝套袖的胳膊，使劲地摇晃了。

老余把手里的劈柴全添进炉膛里，掸了掸手上的土，转过脸，正色地说：“定了。”

“定的谁？”她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来了。

“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她的声音有点颤抖。

“真的。”老余俯身拾起了地上的一把芭蕉扇子，慢悠悠地

给炉膛里扇着风，通红的火苗窜得老高。

“您不是骗我吧，”她擦了一下有点湿润的眼睛说：“这些日子他们有些人尽跟我开逗。”

“昨天夜里你们支部开了半宿的会，出来时，蕊子悄悄告诉我的。”

“她？”蕊子也是她的同班同学，是她们班唯一从农村来的孩子，当年她们都管人家叫“柴禾妞”，现在是她们这个演出队的支部委员。

“她说她也为你争了，看来还挺不容易。”

她不说话了，她只觉得自己心里有一种酸溜溜的东西直往上涌，她使劲地咬着嘴唇，她知道自己要哭了，她尽力不让眼泪流出来。老余就说过她，象小孩似的，动不动就哭鼻子。

“哇”地一声，她还是哭出来了，哭得很伤心，手绢捂着眼睛，两个瘦削的肩膀不停地抽搐着。

老余也不管她，不紧不慢地忙着自己的事，把炉子搬进屋里，又拿过一把笤帚，扫着已经明光可鉴的院子。

果然象老余说的，她的确象个小孩子，刚哭了一会儿，擦擦眼泪又笑开了。

她说了声：“余老师，再见。”便一阵风似地向楼里跑去。

她已经三十八岁了，但还保持着颇为苗条的体形。当她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从背后看去，还象是二十多岁的妙龄少女。只是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了，甚至头发也开始稀疏。她觉得她的衰老，跟她的忧愁有关，她这几年一直生活在委屈之中。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全是让那帮坏蛋给气的”。粉碎四人帮

六七年了，她竟然没有上过一个象样的戏，开始还演过一两个配角，后来连配角也没有了，只是当当宫女，有几次甚至连宫女都没有，让她跟幕，气得她差点没背过去。有时候，她好象想通了，有什么关系呢，姑奶奶连妆都不画，照样也拿七角五(夜餐加误餐补助)，但她常常想不通，有时候是嘟噜着脸，谁都不理，还到团长家里哭闹过几次，有时候干脆十天半个月不上班。

后来，不知道是谁给她出的主意，说是找团长没用，团长和那几个粉脸蛋的丫头好着呢，有戏当然先尽她们演，有人还看见一个姑娘给团长点过烟呢，那关系当然够铁的；不上班也是下策，时间长了容易给人揪辫子。于是，她开始去找文化局，差不多每天一趟，见得着局长也去，见不着局长也去，慢慢地她和年轻的局长秘书成了朋友，秘书还邀她去家里作客，见了他那个当工人的妻子和十分可爱的儿子。她的毛线活极好，她给秘书儿子织了两件式样时新的毛衣，还帮他们联系了一个他们自己跑了几个月也没解决的托儿所(她一个同学的妈妈在那儿当所长)，局长秘书也经常给她戏票和影票。用她的话说，那才叫给，一把一把的，她就张罗着把这些票送给医院的大夫，菜店的经理，甚至早点铺的售货员。

特别是一些紧销的影剧票，她们几百人的剧院才有一两张票，她却是旁若无人的场场能够出席，有一次她和她们院长坐的肩靠肩，院长几次看着她，那眼睛好象在问：“你哪来的票？咱们全院就我一张。”她却一边吃着冰棍一边笑眯眯地等着他，她想，你要敢问，我就敢告诉你，“局长给的，怎么着。”可是院长憋了半天也没有出口，她也就等了半天，没有说。“老头子，我给你留着这个谜。”她想。

有时候，她还成心揣着点票到团里去显显，她大模大样地往排练场门口的椅子上一坐，支着二郎腿，看也不看地冲着正在练功的小伙子喊道：“海水，看不看电影，美国的。”

“师姐，您叫我吗？”那个叫海水的演员从杆子上拿下腿来，飞一样地跑到她面前，“看，师姐，是电影我就看。”他哈着腰，脸上笑嘻嘻地，洋溢着难以言表的感激。

她头也没抬，一只手在口袋里撕下两张票，“啪”的一声打在水手手里。

“给，带你媳妇一块儿去。”

“谢师姐。”海水双手抱拳，给她深深地一躬。

“滚。”她伸手在水手屁股上打了一下。

海水趁势打了个飞脚，高兴地跑出门，给他媳妇打电话去了。

一下子，排练场里的十几个人都向她围了过来，个个脸上都堆着笑容，“师姐！”“师妹！”叫成一片，她高兴了，她要的就是这个劲儿。

但是她也看到，墙角那儿有一个人还在低头压腿，她进来这半天，那人连瞧都没瞧她一眼，这使她多少有点扫兴。

“柴禾妞，别那么神气。”她心里骂道，“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
说实在的，连她自己也承认，“柴禾妞”蕊子现在是比她神气多了，在院里是头牌青衣，挑大梁，海报上的名字都是躺着的。不知道那些青年观众喝了她的什么迷魂汤，她的戏老是客满，开演前，剧场门口还有捏着几角钱等退票的。在外头什么“剧协理事”、“青联委员”，头衔一大串。这两年美国、日本去了好几趟，家里该置办的都置办齐了。那次从美国回来，

还假惺惺地送她五盘磁带，让她当时就给退了回去，“开什么玩笑，我顾莹是讨饭的么，家里磁带有的是，比你这好多了。”可柴禾妞好象并未生气，见面还是“师姐”“师姐”的，她最恨她这个，上学时这“柴禾妞”就比她们有心计，不言不语，脸上总是笑嘻嘻地，可心里有主意着呢。

她推开围着她的一堆人，慢慢地向“柴禾妞”踱去，柴禾妞好象并未知觉，还在压着她的腿。

“蕊子，”她停在离柴禾妞几米远的地方，她觉得这是个比较适当的距离，再往前走，别人就会以为她要巴结这个明星了。她故意叫她的小名儿。

“噢，师姐！”柴禾妞听见了，赶紧向她跑了过来，漂亮的瓜子脸上浸着晶莹的汗珠。

“你不看么？我单为给你留着票呢。”她冷冷地说，她有点不相信那是自己的声音。

“谢谢你，师姐，老是想着我。”蕊子十分歉意地笑着说，“我今晚有戏。”

“什么戏？”她看了柴禾妞一眼，淡淡地问。

“盗仙草。”

也是《盗仙草》，那仙草当年是她盗的。

她竭力想对柴禾妞笑一笑，但是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。

“师姐，哪一天你得帮我看看，你功底比我好，上山之后那几个‘倒毛’我老是连不起来。”柴禾妞看着她，诚挚地说。

“好啊！”她到底笑出来了，笑得咯咯地响，她生出几分得意，“谁不知道，我顾莹还是有两把刷子的。”她心里想。

“在哪儿？”她拍着柴禾妞的肩膀问，“我今晚就去。”她亲切地看着柴禾妞，一副大姐姐的样子。

“小礼堂。”柴禾妞说。

“噢。”她表情麻木地说了一声，继而就沉默了。

“小礼堂”，这是令她震颤的三个字，在那里不是招待外国首脑，就是为本国最高级会议演出，那最能标志一个演员的地位、影响、荣誉。她也去过小礼堂，而且不止一次，一个外国总统在上台接见的时候，还亲过她的脸蛋。我们的总理还拉着她的手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询问着她的名字，那时候柴禾妞连小礼堂门冲哪儿开都不知道呢。

不过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，那时她只有十多岁。

她真想说我不去了，或者找个借口推托一下，但是她停了半天，还是说：“好吧，我也有好久没看你的戏了。”

那一堆人又向她围了过来，伸着手，笑着叫着“师姐”“师妹”，她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把口袋里的几张票全都扔了过去，然后径自提着手提包，不声不响地向排练场外走去。

她溜小跑，上了台阶，停在楼梯拐弯处的一面大镜子前边，她觉得自己不算老，看上去和柴禾妞也差不多，有人说柴禾妞扮相挺甜，可她觉得自己扮相也不错。她又转身看了看自己的侧影，她最欣赏自己的侧影，娉娉婷婷，袅娜可人，看着看着，不禁“噗哧”一声笑出声来。

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，她赶紧向上走去，让人家看见多不好。

A角，A角，这是谁发明的词儿，谁摊上了，谁就高兴，谁就走运。

现在她是A角，虽然不算头牌，但起码也得算二牌。余老师说了，今天上午就要宣布，那到吃中午饭的时候，全院

就都该知道了。剧院的食堂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进去了，恐怕从今以后，她每天中午都得在食堂吃饭了，一会儿得找行政处去多买点饭票，上午练功，下午排戏，没准晚上还得加班。

紧跟在她后边上楼的是刘副院长，以往见了她总是面孔老长，今天却笑嘻嘻地和她打招呼。

“小顾，这么早啊！”

“您不也早嘛。”要在平时，她一定会借机损这老头儿几句，今天她却不愿意。

“你的功底不错，好好恢复恢复。”刘副院长从老花镜后边善意地看着她，“我对你的评价一贯是不错的。”

这老滑头，又跟我来油的了，评价一贯不错，你为什么早不用我，我知道她们有人认你做干爹呢。想让我领你的情，没门儿。不是局长秘书的电话，不是晚报记者的文章，你那眼睛里能有我？

楼道拐角的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她走过去，抓起了话筒。乱了一夜风，话筒上全是尘土，她不情愿地把话筒送向耳边。

电话竟是找她的，晚报记者请她今晚到电影公司看内部电影。她很犹豫。

“几点？”停了一会儿，她才问。

“六点半。”对方说。

“哎呀，真不巧。”她好象是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导演今晚可能要给我说戏，我刚接的角。”

“那就下回再给你吧，”对方好象很高兴，“还有好几个人缠着我要呢。”

“好吧。”她无可奈何地说。

“哎，你等等。”她刚说完，又想起了什么，“也说不准我还能去，你等我到六点四十五，我尽量争取。”

放下电话机，她有一种轻松而又愉快的感觉。

她看看表，八点过十分，排练场的门还锁着，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晚还没有来，往常柴禾妞总是第一个来练早功的。

她发现排练场门口的小黑板上，用粉笔写着一则通知，“今天上午九点，开全体演员大会，请准时参加。”

她有点兴奋，有点心跳，继而又有点恐慌，会不会有什么变化？会不会又被哪个王八蛋挤了？

她从兜里掏出一枚小小的铅币，微微地闭上眼睛，向放电话机的小桌子上扔去……

她到底如愿了。

其实并没有开什么大会，也没有什么重要人物到场宣布，只是由队里那个五短身材的剧务周铁林在排练场里贴了一张红纸，红纸上左边写着这个戏剧中人的姓名，右边写着扮演者的名单。在她扮演的那个角色后边，并排列着三个人的姓名，第一名就是她顾莹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A角了，后边两位依次是B角，C角。

然后就是导演给A角说戏。一切都比她想象的要简单得多。

B角演员她挺熟悉，今年刚够三十，扮相挺美，只是唱功差些，一唱重了，后半场就顶不下来，每场演出前，老是显得很紧张，缠着医生给她准备这样，准备那样。C角的名字